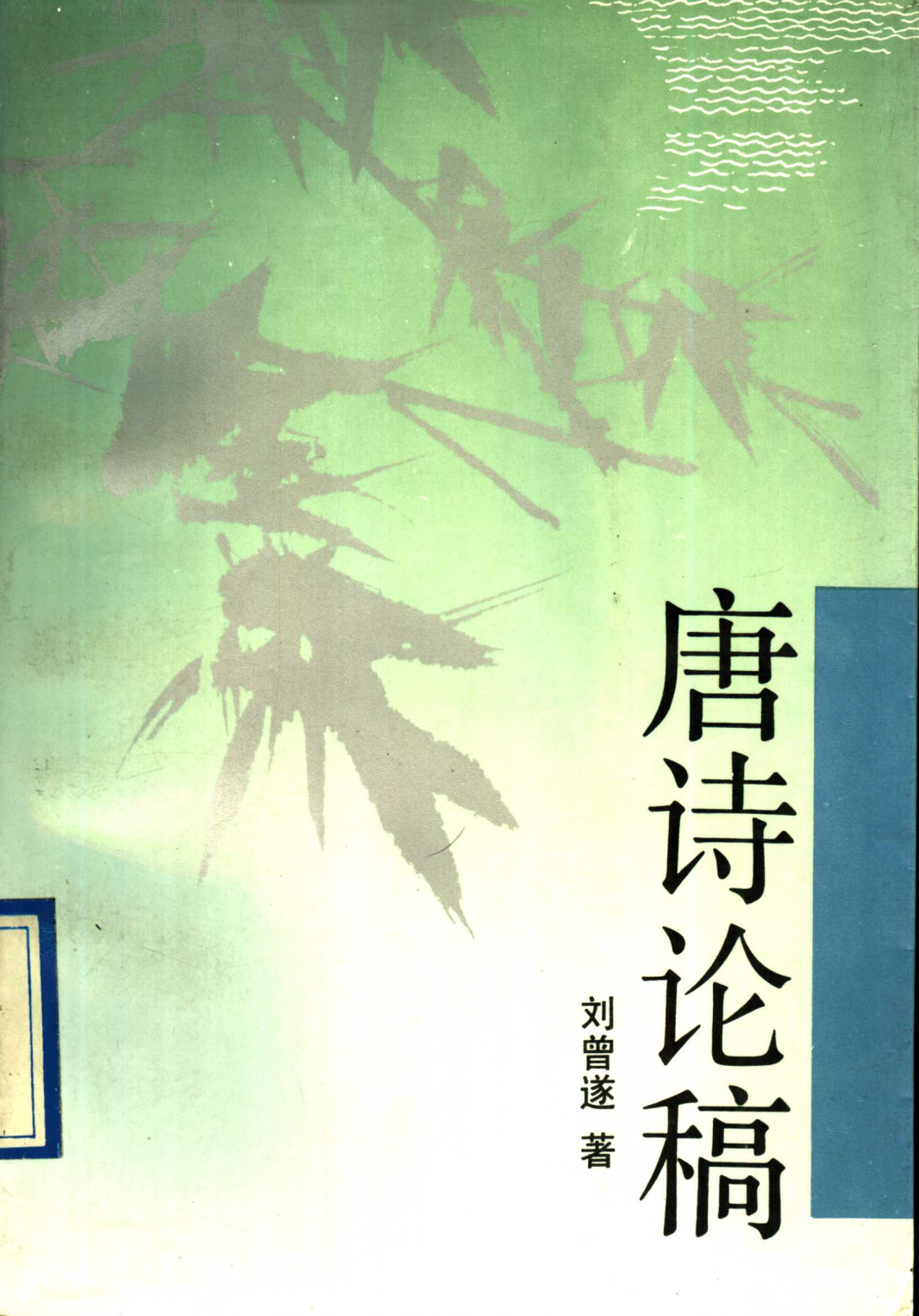




唐诗论稿

刘曾遂 著

刘曾遂
著

唐诗论稿

杭州大学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 12 号

唐诗论稿

刘曾遂 著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星邦信息电脑有限公司激光照排
杭州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5 印张 18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2000

书号: ISBN 7-81035-246-6/I·017

定价: 4.70 元(平)

7.50 元(精)

序 言

唐代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学的一大宝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在唐诗研究这一领域中，宋代以来直至当代学者包括国外学者在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已经取得了不少硕果，使唐诗的强大生命力继续在发挥其思想的、审美的各方面的影响。但在今天我们正在深入改革、开放的崭新的时代，如何更新观念，突破某些思维的定式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在更笃实的微观探索的基础上把很多尚待考察的问题考察得更加清楚明白，在宏观视野上更加开拓而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派或一种角度，那就完全可能对当代诗歌以至整个文学的创作、评论工作提供更多的滋养，对宏扬祖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东方文化的灿烂结晶作出新的贡献。每一个崭新的时代都能从过去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挖掘出许多潜在的尚未被发现的新鲜意蕴，这也许就是具有特殊生命力的文学精品和其它事物有别的地方。因此，可以说我们面临的构建“唐诗学”大厦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仍属任重而道远。而因其大有可为，又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无论从考证、鉴赏、评论、比较等哪一方面用力，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刘曾遂同志这部《唐诗论稿》，正是在参与构建这一大厦工程过程中出现的很有成绩的一部著作。

作者对所论及的问题，能不囿于前人成说，大胆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无论在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中，或在考订资料、研究作家生平的文章中，这一鲜明特色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体现。如《试论韩孟诗派的复古与尚奇》一文，对韩孟诗派的理论主张与风格特色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角度新，材料丰富、翔实，文笔简明、流畅，艺术分析亦时见新意，是近年来对韩孟诗派研究中一篇有深度的论文。《唐诗柿札》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对《全唐诗》及其它有关著作中的一些疏失有所补正，十则笔记或考订讹误，或搜罗遗佚，都有收获。十则笔记中征引资料达三十余种，可见得来非易，作者涉猎之广。《卢仝不死于“甘露之变”辨》提出了与传统说法大不相同的见解，《李贺年谱中若干问题之商榷》，就李贺有否应进士试、《高轩过》作年等问题，发表了与前人不尽相同的意见。作者诸如此类的不少新见是否已可作为定论，我不能轻下断语，只想着重指出，作者决非仅凭胆大，而是在进一步占有较多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仔细研究分析，周密论证，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提出他自己的见解的。对前人的劳动，他非常尊重；有自己的看法，他勇于提出。他的诚恳、笃实，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给我深刻的印象。唐诗研究者如果都有这种精神，集腋成裘，殊途同归，我相信“唐诗学”这座大厦，就能迅速建筑起来。曾遂同志在这条艰苦探索的道路上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不少成绩，值得祝贺。他在《后记》中说：本书的问世将“作为鞭策自己奋发努力的一个新的起点”，我祝愿他继续努力，相信他

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论著。

曾遂同志是在大学任教，同时担任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之余完成这部著作的，他还整理点校了一部百馀万字的《续全唐诗话》，真是难能可贵。故乐为写几句话，略表我对青年学者勤奋劳作的欣慰和感谢。

徐中玉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于上海

目 录

序言	徐中玉 (1)
唐诗柿札	(1)
唐诗僧皎然卒年考辨	(15)
卢仝不死于“甘露之变”辨 ——兼考卢仝生卒年	(19)
卢仝生平事迹杂考	(30)
关于李贺生卒年推算问题	(43)
李贺年谱中若干问题之商榷	(54)
略谈崔颢《黄鹤楼》的体制特征 ——兼论七律定型年代及李白的七律创作 ...	(67)
百代楷模 沧海大观 ——杜甫七言律诗漫议	(79)
试论韩孟诗派的复古与尚奇	(90)
略论韩愈的近体诗	(141)
白居易《策林》与《新乐府》比较谈	(160)

唐诗繁荣原因管窥·····	(171)
辛文房与《唐才子传》·····	(185)
《唐才子传》舒宝璋校注本评议·····	(204)
沈炳巽与《续全唐诗话》·····	(213)
后记·····	(224)

唐 诗 柿 札

近年来因点校《续全唐诗话》，经常翻检《全唐诗》及唐、宋野史、笔记，偶有所获，即付笔札。积以时日，不意已达数十则之多。现不揣浅陋，择其已考定者十则，按诗人时代先后詮次，发表出来向读者请教。十则之内容，主要为考订讹误及网罗遗佚。以其东鳞西爪，事涉丛脞，故名之曰“柿札”。

《全唐诗》误录释宝月诗

《全唐诗》卷八〇八释宝月小传云：“宝月，开元时与无畏法师译经十餘部。”录其诗《行路难》一首：

君不见孤雁关外发，酸嘶度杨越。
空城客子心肠断，幽闺思妇气欲绝。
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
夜夜遥遥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
取我匣中青铜镜，情人为我除白发。
行路难，行路难，

夜闻南城汉使度，使我流泪忆长安。

今按《全唐诗》误录。释宝月者，南齐武帝时僧人也。梁鍾嵘《诗品》卷下云：“《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陈徐陵《玉台新咏》卷九已录此诗，除“杨越”作“扬越”、“取我”作“寄我”、“情人为我”作“倩人为君”之外，其余文字与《全唐诗》合，尤可证其非唐人也。考高棅《唐诗品汇》卷三七已误载此诗，文字与《全唐诗》悉合，《全唐诗》盖承《品汇》之误。至《品汇》缘何而误，今已不可详考矣。又《品汇》卷首“诗人爵里详节”宝月名下，时代、事迹等俱付阙如，《全唐诗》宝月小传如此言之凿凿，更不知何据云然。

《全唐诗》误录李元操诗

《全唐诗》卷一二四李元操小传云：“李元操，开元初诗人。”录其《和从叔禄愔元日早朝》诗一首。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咏妇人多以歌舞为称”条：

古今诗人咏妇人者，多以歌舞为称。……陈李元操《春园听妓》诗云：“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一“误以翟公为方进”条：

隋李元操诗曰：“听琴旋蔡子，张罗避翟公。”……

则是自陈、隋至唐开元初，有三李元操矣。

今考《隋书》卷五七有《李孝贞传》，传云：

李孝贞，字元操，赵郡柏人人也。父希礼，齐信州刺史。世为著姓。孝贞少好学，能属文，在齐释褐司徒府参军事。……后以射策甲科拜给事中，……历中书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别驾，复兼散骑常侍。……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转吏部下大夫。高祖为丞相，迺尉作乱相州，孝贞从韦孝宽击之，以功授上仪同三司。开皇初，拜冯翊太守。为犯庙讳，于是称字。……所著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可知李元操即李孝贞。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南北朝诗》^①隋诗卷二李孝贞名下录其诗七首，《和从叔禄悒元日早朝》、《春园听妓》及“听琴旋蔡子”诸诗皆在其中。元操历仕北朝，《能改斋漫录》称“陈李元操”，误。又元操终于隋文帝开皇（581—600）之世，未曾入唐，何得漫言“开元初”？考《唐诗纪事》卷二十录李元操《和从叔禄悒元日早朝》诗，且曰：“元操，开元初诗人也。”知《全唐诗》盖承《唐诗纪事》而误。

^① 中华书局1983年版。

淡师即淡然

《全唐诗》卷三四五韩愈（十）有《嘲鼾睡》二首。其一有云：“淡师昼睡时，声气一何猥。顽飏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绝，每发壮益倍。……”其二有云：“淡公坐卧时，长睡无不稳。吾尝闻其声，深虑五藏损。黄河弄渍薄，梗涩连拙觔。……”二首同一内容，嘲淡师鼾声之大，诞事诞语，读之令人捧腹。

《全唐诗》卷三四二韩愈（七）又有《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宋韩醇注云：“诸葛觉，或云即淡师，后去僧为儒。公逸诗有《淡师鼾睡》二首，为此人作。”^①《全唐诗》卷八三〇贯休（五）有《怀诸葛珏二首》，“珏”下注云：“一作觉。”诗中有“出山因觅孟，踏雪去寻韩”二句，注云：“遇孟郊、韩愈于洛下。”又有“常流饮实难”句，注云：“诸葛曾为僧，名然，有诗云：‘到处自凿井，不能饮常流。’”据此，知淡师即《全唐诗》作者中之淡然^②。淡然俗姓诸葛，名觉（一作珏），出家时曾在洛阳与韩、孟交游。后还俗，曾往随州，依邳侯李泌之子随州刺史李繁读书。惟贯休为晚唐五代时人，与韩、孟、淡然年代相去甚远，安得有怀赠淡然之作？故钱仲联先生以为此二诗乃“他人诗误入贯休集者”^③。胡震亨谓宋睦州刻本贯休集多

① 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二。

② 《全唐诗》卷八五一录淡然逸句：“到处自凿井，不能饮常流。”

③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嘲鼾睡二首》注。

载他人诗^①，此亦一证。

又检宋赵令畤《侯鯖录》卷七载：

转载曰，僧淡然者为诗曰：“到处自凿井，不能饮常流。”与孟郊、退之为洛下之游，退之作《嘲淡然斲睡》诗是也。

此条亦可作为淡师即淡然之佐证。钱仲联先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最称博洽，惜此条失载，可为补苴。

李玖当作李玖

《全唐诗》卷五六二李玖名下录《喷玉泉冥会诗八首》，其李玖小传云：“李玖，歙州巡官，诗八首。”

据《喷玉泉冥会诗八首》题下编者注，知此八首录自《纂异记》。《纂异记》作者，《全唐诗》作李玖；《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五）》作李攻，又作李政；钱易《南部新书》壬集作李纹，且云：“早年受王涯恩，及为歙州巡官时，涯败，因私为诗以吊之。”

笔者以为李玖当作李玖，理由如次：

一、《纂异记》有《齐君房》篇，篇中自云：“大和元年，李玖习业在龙门天竺寺。”

二、晚唐康骈《剧谈录》：“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

^① 见《全唐诗》卷八二六贯休小传。

官者千餘人。其间章句有闻，齶齶不绝，如何植、李玫……，皆苦心文华，厄于一第。”

三、宋上官融《友会丛谈序》：“袁郊以步武生疾，则《甘泽》之谣兴；李玫以养病端居，乃《纂异》之记作。”

四、诸家书目著录此书，如《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郑樵《通志》等，皆作李玫。

据上述理由，可知应以作李玫为是，“玖”、“攻”、“政”、“纹”皆因形近而误。

又《喷玉泉冥会诗八首》之中，有《白衣叟途中吟二首》，其第一首云：

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
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

此诗一作李洞诗，见《全唐诗》卷七二三李洞（三），题作《绣岭宫词》。第一句作“春日迟迟春草绿”，下注：“一作‘春草萋萋春水绿’”；第三句，“鹤发人”作“鹤发翁”；其余文字悉合。二诗均未注明互见，可见编者亦未察其重出。李玫大和元年（827）习业龙门天竺寺，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时已为巡官，其《纂异记》作于会昌（841——846）、大中（847——859）之间^①，而李洞“昭宗时（按：889——904在位）凡三上不第”^②，年代远后于李玫，故可断定此诗为李玫所作，而为后

① 详李宗为《唐人传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四章。

②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李洞传》。

人误编入李洞集中者。

毕诚其人其诗

宋王说《唐语林》卷三“赏誉”门载：

毕相诚家素贱。李中丞者，有诸院兄弟与诚熟。诚至李氏子书室中，诸子赋诗，诚亦为之。顷者李至，观诸子诗，又见诚所作，称其美。诚初亦避之。李问曰：“此谁作也？”诸子不敢隐，乃曰：“某叔，顷来毕诚秀才作也。”诚遂出见。既而李呼左右责曰：“何令马入池中，践浮萍皆聚，芦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对。诚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为夜来风。”李大悦，遂留为客。

毕诚此二句，《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①均未见录。毕诚，两《唐书》有传^②。《新唐书·毕诚传》：

毕诚，字存之，黄门监构从孙。构弟栩生凌，凌生匀，世失官为盐估。匀生诚，早孤。夜燃薪读书，母卹其疲，夺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经史，工辞章。……大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中。……党项扰河西，

① 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旧唐书》卷一七七，《新唐书》卷一八三。

宣宗尝召访边事，诚援质古今，条破羌状甚悉，帝悦曰：“吾将择能帅者，孰谓颇、牧在吾禁署，卿为朕行乎？”诚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为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使。诚到军，遣吏怀谕，羌人皆顺向。时戍兵常苦调饷乏，诚募士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斛，以省度支经费，诏书嘉美。俄徙昭义，又迁河东。河东尤近胡，复修杷头七十烽，谨候虏，寇不敢入。……懿宗立，迁宣武节度使，召为户部尚书，判度支。未几，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期，固称疾，改兵部尚书，罢。旋兼平章事节度河中。卒，年六十二。

可知毕诚乃晚唐一位颇有政治、军事才干的封疆大吏，守边有功，并曾入朝为相。其人其诗，不当不传，故拈而出之。

《全唐诗续补遗》误补赵嘏句

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①卷十据《诗话总龟》卷三二“诗谿”门引《古今诗话》，补录晚唐诗人赵嘏“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二句。今考此二句原出赵嘏《寄归》诗，已见于《全唐诗》卷五四九，全诗如下：

三年踏尽化衣尘，只见长安不见春。
马过雪街天未曙，客迷关路泪空频。

^① 见《全唐诗外编》下册。

桃花坞接啼猿寺，野竹庭通画鹢津。
早晚相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

唯“相”字有异文，然《全唐诗》“相”字下有注云：“一作粗。”

二李涛诗甄辨

《全唐诗》作者有二李涛。一为晚唐李涛。《唐诗纪事》卷六七：

李涛，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又“扫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温飞卿任太学博士，主秋试，涛与卫丹、张郃等诗赋皆榜于都堂。

《全唐诗》卷七九五据《唐诗纪事》录上引三联六句。

另一为五代李涛。《全唐诗》卷七三七：“李涛，字信臣，避地湖南，事马殷。后唐天成中举进士。历仕晋、汉，至宰辅。入周，封莒国公。后归宋。”《全唐诗》录其《春社从李昉乞酒》诗，入宋后之作也；然又录“溪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扫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四句，则是混二李涛为一李涛矣。

《全唐诗》所录二李涛诗，除上述之外，尚有卷八七〇所录《题僧院》，卷八七一所录《答弟妇歇后语》，然因未注明出晚唐李涛抑五代李涛，难免混杂。如《题僧院》诗，《诗话总龟》卷三八引《谈苑》云：